

走向
田野...



李桂平
著

赣江
十八滩

走向
田野...



贛江十八灘

李桂平
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赣江十八滩 / 李桂平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4

(走向田野)

ISBN 978-7-108-04306-1

I. ①赣…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7101号

责任编辑 黄新萍

装帧设计 薛宇 张红

责任印制 卢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网 址 www.sdxjpc.com

排版制作 北京红方众文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4月北京第1版

201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15

字 数 140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目 录

第三章

郁孤台下

第一章

行者千年

- 田野物语 006
- 村庄物语 010
- 赣江十八滩物语 014

第二章

惶恐滩头

- 一段古城墙 020
- 两座风水塔 027
- 三个知县治下的万安 031

第四章

历史的眷顾

- 郁孤台 044
- 记忆滩歌 047
- 水患万安 066
- 大庾岭商道 073
- 一个人的造口壁 080
- 两个人的惶恐滩 085
- 六十九位迁客的赣江之旅 092

第七章

水绕万安

- 水的传说 148
- 水上人家 153
- 水下村庄 159
- 万安品鱼 166

第八章

王道未途

- 最后的滩师 172
- 最后的船工 177
- 最后的纤夫 183

第五章

乡关何处

- 老客新客 104
- 上乡下乡 112
- 水东水西 119

第六章

皇天后土

- 明朝农民匡思尧 128
- 公社书记罗铭 134
- 九大代表张学铭 141

第九章

水过无痕

- 船工号子 ····· 190
- 元宵唱船 ····· 197
- 被记录的山歌 ····· 202

第十章

文化失忆的痛苦

- 民间失忆 ····· 218
- 官方失忆 ····· 222
- 自然失忆 ····· 229

目 录

第一章

行者千年

- 田野物语 006
- 村庄物语 010
- 赣江十八滩物语 014

第二章

惶恐滩头

- 一段古城墙 020
- 两座风水塔 027
- 三个知县治下的万安 031

第三章

郁孤台下

- 郁孤台 044
- 记忆滩歌 047
- 水患万安 066
- 大庾岭商道 073

第四章

历史的眷顾

- 一个人的造口壁 080
- 两个人的惶恐滩 085
- 六十九位迁客的赣江之旅 092

第七章

水绕万安

第五章

乡关何处

- 老客新客 104
- 上乡下乡 112
- 水东水西 119

第六章

皇天后土

- 明朝农民匡思尧 128
- 公社书记罗铭 134
- 九大代表张学铭 141

第八章

王道末途

- 水的传说 148
- 水上人家 153
- 水下村庄 159
- 万安品鱼 166
- 最后的滩师 172
- 最后的船工 177
- 最后的纤夫 183

第九章

水过无痕

- 船工号子 190
- 元宵唱船 197
- 被记录的山歌 202

第十章

文化失忆的痛苦

- 民间失忆 218
- 官方失忆 222
- 自然失忆 229

第一章
：

行者千年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
我们不能分析它，
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
我们不能叙述它，
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状。
我们想用文字来定义它，
这就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
除了不在手里，
它无处不在。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

田野物语

我在万安生活了二十八年。

我懂万安吗？一千年的历史何其深厚，一千年的步履重重叠叠，一千年的故事轰轰烈烈，一千年的文化质地坚韧。我不敢说懂万安，但我看惯了万安的行云流水，习惯了万安的风土人情，听惯了万安的方言俚语，甚至，我性格的逻辑早已融入万安。

我不知道如何表达万安。文化离我们很近，它像家人天天和我们在一起；文化离我们很远，它像圣女高高在上，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生活在赣江十八滩流域的人们很在意赣江十八滩文化，他们嘴里说着，心里却并不清楚。我又何尝不是呢？夜深人静，我期待，在我打开电脑的瞬间，思想的精灵在我挪动的指间跑马奔驰。

万安不是我的原乡，却是承载我梦想、成就我毕生追求的热土。万安地理方位东经 134 度，北纬 26 度，这个经纬度没有特殊的地理文化意义，然而，赣江十八滩却是一座文化的富矿。多少行人泪，多少悲情往事写进凄美辞章，历史的人物复活在江滩之上，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万安暴动，震惊中外，血雨腥风中，催生出一个苏维埃的婉儿。历史际遇完美展示着万安性格。

万安“路当冲要，溯上则喉控交广，顺下则领带江湖，水

陆之险阻，漕运之会通，事至繁也”。1071年（北宋熙宁四年），朝廷决定设立县的建制来管理万安。迄今，万安建县九百四十二年，离一千年不远啦。如果一个人能够活到千岁，会留下多少痕迹？一千年，一个县有多少人多少代人？一个县，一千年留下了多少记忆？

或许是生存条件不能尽人意，迁徙总是伴随万安。就是到了现代，因为万安水电站的建设，又增加了三十多年的迁徙史。一部历史浩如烟海，看似复杂，其实也简单，一切努力似乎都是为了吃饱饭。饥饿是中国人心中永远也抹不去的伤痛，战争与抗争，饥饿与活命，资源与繁衍，危机如影随形。久远的年代里，蛮荒土地上五谷的芳香，以及赣江十八滩渔猎的欢欣，留住了人们的脚步，然而迁徙并未停止。

万安人说万安，具体而生动。说地理，东有十八弯，南有十八滩，西有十八面，北有十八塘。县城出东门，从鸡毛山到老茶亭有十八道山弯；出南门，到赣州有赣江十八险滩；出西门，从虾蟆渡到遂川碧洲有十八个山面；出北门，历代修筑城墙取土，留下了十八口水塘。说风物，东门米谷实料，西门水桶吊吊，南门出马出轿，北门出屎出尿。东门各乡为县里粮仓，西门外靠赣江，居民用吊桶从江中取水，南门外为万安到赣州水陆交通要道，权贵、商贾南来北往，多取道于此，而城内粪便都由北门外农夫运走。说县城，三斗半田，三口半塘，三口半井。大概是说县城小，人口少。说自然，三嵎四洞九州十八

寨。寓意山多水多。嵯是两山峡谷中的狭窄通道，三嵯是指位于山本坑与塘上之间的金钩嵯、位于吴下与半陂湖之间的双桥嵯，以及位于月明牛形村与黄鳝村之间的黄鳝嵯。洞即冲，山区之俗称。四洞是指蕉源洞、芦源洞、水南洞、三关洞。九洲是指南洲、大禾洲、湖洲、南坝洲等地。十八寨是指棉津之寨下、潞田之寨下、枫林之寨下等地。

历史有头，远得无绪。风剪岁月，草木有情。多少事，家与国，演绎山川之恋。造物情思悄悄落下，美艳千秋。

存在于田野之上的文物，宛若守望田野的行者，走过百年千年，垂垂老态却浑然不觉，一如既往地守望播种和收获，守望迁徙和繁衍，守望岁枯和岁荣。季节的藤蔓爬满它孤独的心灵，可沧桑的躯干却浸润地方的脾气和温度。不信你摸，这老古老的砖瓦木，还有这脱落了墨迹的斑驳的凹痕里的文字，哪一样不是饱满让人敬畏的深沉？难道你不想听听它守望的故事以及故事背后的艰辛和欢喜？

它是行者。如我们一样在时间的深邃中看到光明，跟着亮光无畏地走过黑暗，这是多么伟大的机缘啊！

一座塔，它曾经温暖造塔人的心灵，让无数后来人眼睛不再迷失。因为祖先的手牵着我们，我们才有灵魂的归依和慰藉，心灵也因此而强大。

一座牌坊，诉说不同的故事，或悲或喜或彰显，却是一个民族繁衍的人伦范式。它矗立坊间，很久都是民族心路的路标。

看着它，我们知道人心老古生生不息的方向。

一座拱桥，横在小河之上，驮着岁月，携着风雨，把村庄看大。如今老了，被人遗弃在草丛，可智慧的桥墩依然屹立。人们或许不再需要它，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遥望曾经过河的人们。

文化是一种物象，是一种浸润心灵的感觉，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实实在在存在于群体间的力量。物的事迹或许微不足道，但在地方的繁衍中播种灵魂。在晨露闪动的清晨还能看到它的婀娜，在墨迹未干的晌午还能闻到它的馨香，在寂寥无边的子夜还能想象它的空灵，那是多么生动的画卷！假如可以回到从前，我们可以体会祖先如我们站在东方明珠塔上的怡然，那是祖先心中的图腾啊，那是人类繁衍纪元中最有温度的记忆。

物化的情结就是文化。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地方的人，向生存突围，面对生存的敌人，迷茫、恐慌、无奈，复杂的情绪随之相伴，人们需要对空间吸引和空间选择做出价值判断，而这种判断总是艰难的。生存的经验在时间的浸泡中养成习惯，形成风俗，这或许就是地理文化学上的空间偏好？风俗、习惯烙印文化履痕，或宏大或微小，或具体或抽象，文化的情结悸动在人们心里，而文化的基因却长在地方的土壤里。时空变换，或许可以忘却元素，然而，地方的性格却始终飘扬着文化的气质。

田野很大，大得无边。走过一山还有一山，走过一垄还有一垄，村庄的尽头是城镇，城镇的尽头还有村庄。如果我细心，田野上那些仍然牵动人心，或者久被荒芜的物的事迹，定会如精灵一般机巧向我示意，忠勇廉耻孝这些大文化的元素，定会带着地方气息向我扑面而来。在深邃的时空隧道中，掷地有声的文化向往始终能够引导我前行。

村庄物语

无数村庄掠过眼帘，远的近的大的小的美的丑的脏的洁的乱的齐的，一律的有血有肉有喜有忧有打有闹。扑面而来的擦着心灵的列车消逝，涌上心头的跟着村庄的物象展开，丘陵上的风景与河川一起流泻，那一地都似我的村庄。

一个繁衍了千年的村庄，枝繁叶茂。村庄大而零乱，房屋密匝，巷道幽深，厚重雄浑。村庄演进的脉络俱在总祠和分祠。总祠挂着画像的那个男人是村庄的开基祖，他和一群写进族谱的女人开始在这里繁衍，基因一代代复制分蘖成村庄，他被子孙们供奉在总祠，而女人的儿子们又被他们的子孙迎进各自的分祠。总祠和分祠前都有一个池塘，或大或小，水流从风水之地的大山流入村庄，经过池塘，带走秽物。曾经的风气既耕且读从容度日，从村庄走出去的进士和举人开创了村庄境界，让人惊叹这一地风水。

一个被大火毁灭的古村，尽是残垣和断壁。废墟中依稀可见古村的布局，残存在面墙上的窗棂、比脸盘还大的柱座以及被烧去大半的雕花尚可告知古村的久远和堂皇。古村的近处是一处繁华的古街，一个码头把东西两岸南来北往的人聚集在此，催生了一批商贾，而古村正是那个时代富甲一方的商贾们的别墅，可村民却是一律的刘氏，难道最早开辟这个商业码头的是刘氏先祖？对于这一点，刘氏的子孙们并没有多少联想。大火烧过之后，他们陆续搬迁到对面的山岗，仍然是一个村庄的建制，却松松散散没有规制。曾经堂皇的古村已是一地牛粪。

一个被行政的村庄，被精心装扮成花哨的新娘。人畜分离，住人的一块到处有被拆的旧痕。村庄的前场挪出来一块空地，做了村庄的广场。广场上竖着铝合金做的和砖砌的牌匾，好多种颜色，很是花哨。难得的几棵老树都用砖围砌起来，贴了白色的瓷砖。因为平常没人照看，广场建时的光鲜已被野草遮没。转角处，一个箭头把人引向牲口养殖区。一家一格或几格，养猪关牛，都是一二头；不养的则放着老旧的农具和杂物，经年不动，早已被蜘蛛结网。鸡等小畜仍然随人，水泥路上一地鸡屎。

一个富有而破败的村庄，到处是铁将军把门。一股霉烂的味道从空荡荡的房屋里透出来，低垂在村庄的空气里。村庄里许多人在遥远的城市，有房有车有事业，悲喜与城市相连，命